

雷之魄

柳

第四册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雷之魄

柳 残 阳

第四册



二十三、淫娃戏少主

古独航叹息一声，忧心忡忡的扫视着山坡四周那些横竖相阵的可怖尸体，他低哑的道：“这是些什么？这‘流马队’的上下简直是一群疯子……兽性的、暴戾的，不知死活的疯子……”

卫浪云将面颊抵在银锤的杆柄上，疲乏的道：“正如你说，他们这群人的确不易对付，一个个全是那么强悍，那么勇猛，及那么野蛮，最叫人忌惮的，还是他们似乎全不怕死，都有那种前仆后继的精神，就像杀不退、吓不走的一些狂人相似……你没看见他们一动上手的架势？完全是与敌偕亡的路数！”

点点头，古独航道：“真叫见识了，幸亏他们为数只有五十，若是五百或者五千，少主，我看我们今天怕就得躺下了！”

卫浪云苦笑道：“若是有这么多，鬼才和他们像这样硬拼……”

古独航轻声道：“那曾广，少主，功力可强？”

卫浪云颌首道：“有如一头被激怒的狂狮；他精于技击扑斗之道，而且十足的一个心狠手辣加上残酷成瘾的角色，这样的人最是难缠，逼到最后，我还是施出压箱底的功夫才干

掉了他——我的‘比日大双锤法’。”

唇角往下扯动了几次，古独航悒郁的道：“天下人形形色色，武林中更是千百怪的角色都有；但是，像曾广与他的‘流马队’这群人物，可还真属少见，难为他们是如何聚在一起及如何挑拣出来的？全是一样的冷心冷血又狠酷又歹毒的模子……”

卫浪云沉沉的道：“剪除了他们，是我们如今的一大快事，留着这批人，将来还不知是个多大的祸害，更不知他们要作多少孽……”

低下头，古独航怆然道：“但是，我们的代价也够大……”

鼻端泛酸，卫浪云幽幽的道：“晏青被害了……他仅存的四名弟兄也一起遭了难……可怜啊，‘三十锦貂’如今一个不剩，全都牺牲完了，更加上你这满身的伤……”

摇摇头，古独航沉痛的道：“比起他们壮烈的阵亡来，少主，我这身伤又算得了什么？简直太微不足道……晏青老弟，唉，死得这么惨，他还正当英年，不该去得这样快；一个豪达磊落又赤胆忠心的汉子，居然落得这等凄惨下场……”

卫浪云涕噎道：“‘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上亡’，江湖上的日子就是血腥腥的，江湖上的人，也就像整日活在刀口子下了……”

深沉的叹了口气，古独航悲戚的道：“赶过些时，少主尚得建议二位岛主隆重奠祭英魂才是……”

卫浪云低沉的道：“这个是一定的……”

咬咬牙，古独航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总算剪除了‘六顺楼’一条得力臂助，消减了他们一支强悍党羽，对于‘六顺楼’的实力与气焰上，给了他们一次重重打击！”

卫浪云痛恨的道：“这才只是开始——总掌旗，仅仅只是开始，‘六顺楼’的灾祸已经拉开序幕了，等着看，我会倾尽一切方法去挖他们的根，毁他们的基石，叫他们在连串的烈火刀光下归向减寂！”

微微有些怔忡，古独航：“话难这样说，但少主，少夫人怎么办？”

心口一阵绞痛，卫浪云愤怒的道：“我管不了这么多，她回‘六顺楼’去之后，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说的，竟弄出这么个结果来，无论她有过无过，我都要恨恨的教训她一顿，若非对她寄予希望太高，说不定今天的拼杀我们还可以少牺牲一点……”

古独航哑道：“少主，你这个想法恕我不敢苟同，如果说少夫人出卖了我们，那自不待言，但设若少夫人是无辜的，甚至她为了此事也在灾难之中，我们便丝毫不能责怪于她，更该贴切慰藉才是，否则，少夫人岂非费尽苦心犹两头不落个好？”

卫浪云沉沉的道：“我比谁都希望她是无辜的，比谁都期盼她对此事没有责任，可是，有很多问题却全牵涉着她……”

古独航问道：“譬喻说——？”

面上的神色是伤感又痛楚的，卫浪云苦涩的道：“譬喻说，我们遭受攻击是在她回去之后，而只有她晓得我们的隐匿处所及确实力量，另外，她回去之后是怎么说的话？澹台又离为什么会如此强横绝决？她对她义父影响力为何形这般的反效果等等全有待解释……”

古独航沉思片刻，道：“这全是极易证明的，少主，澹台

又离要使少夫人吐实有许多种方法，或是威逼，或是动之以情，甚至佯作允许以套取少夫人所知内情等，至于少夫人回去之后如何行事及如何造成此等反效果，则只有等少夫人自己述说或我们去探听了，不过，关键多在澹台又离，绝不会是少夫人那方面坏的事乃可确言，少主，我断乎不相信少夫人会背叛以及出卖我们！”

卫浪云强颜笑道：“谢谢你，但愿是这样就好了……”

想起了什么，古独航悄声问道：“管庸来了没有？”

摇摇头，卫浪云道：“没来，‘六顺楼’‘五道金’的好手来了两个，他却未见……管庸如果来了，许多问题便能解决啦……”

古独航忧虑的道：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眼皮子一跳，卫浪云喃喃的道：“希望不会……”

又吸了口气，古独航道：“少主歇了这一阵，可多少恢复了点力气？”

试着伸展了一下四肢，卫浪云道：“好些了……”

古独航回头望向山坡顶处，那边，仍不时传来隐约的杀喊声及叱叫声，甚至连兵刃的交击声也隐约可闻，显然，搏斗依旧进行着，而且只怕越形惨厉了！

心里明白古独航的意思，卫浪云又低声道：“觉得如何？”

古独航忙道：“我没有问题，少主，咱们赶紧上去吧，那边的情势必定相当危急了，我们既是喘过气来，便不能在此坐候，一定得前往帮场才是，少主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走！”

卫浪云关注的道：“你，还行么？”

猛的站起，古独航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少主你看，我——”

几句话没说完，古独航面色倏白，双目上翻，身子一旋

又坐了下去！

卫浪云爱惜的道：“看你，伤得这样重还要硬撑，你就在此地附近找个地方歇着吧，不必再去交刃了，总掌旗，你已尽到你本份，为了过度的责任心而做轻率的牺牲乃是不值得的，你不能再劳累了……”

挣扎着，古独航又拼命要站起来，他咬着牙道：“我……我没什么，少主……我只是突然间感到一阵晕眩而已，过时自会好的，少主，我无法在你们与敌浴血苦战当中置身事件，那还不如杀了我，少主，请莫拦阻……我非上去不行……”

卫浪云按着他，急道：“总掌旗，你平素一向稳重精明，怎的如今却拗执起来？你伤得如此严重，流血过多又耗力过钜，连站都站不直了那能再去与敌搏杀？这不是等于叫你去白白送命么？”

古独航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但求心无所愧，如此而已，尚乞少主成全！”

卫浪云感动得眼眶泛红，他喑哑的道：“你已做得太够了，总掌旗，没有人能挑剔你半点不对——”

摇摇头，古独航坚持道：“我必须去与大伙共存亡，少主，我不能独自偷生，请少主允准……”

注视着他，卫浪云叹道：“何苦？”

古独航颤抖着站起，晃动着道：“少主，恕我如此固执，我一生言义，迄至此等生死关头，怎能苟安一旁，忍见手足溅血而袖手？不能，我做不到！”

沉默片刻，卫浪云沉重的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走。”

古独航的气不竭，志不屈，但是，他委实伤得太重，行

动之间是那样的艰辛又吃力，卫浪云强行挽扶着他，缓慢的朝那坡上走去，每迈一步，古独航喘息得全似接不上气，他却绝不停顿休歇，固执地坚持着往上攀，往上攀……

才只刚刚到达坡顶那片斜穿处，卫浪云正盘算着从那边绕过去，两条人影已飞也似的往这边奔了下来！

迅速一瞥，卫浪云已认出来人乃是“六顺楼”方面的角色，他扶着古独航急忙伏隐，任由那两人赶命也似朝坡下奔去。

古独航喘吁吁的道：“‘六顺楼’的爪牙——少主，为什么不宰了！”

卫浪云轻轻的道：“看他们搞什么名堂。”

片刻之际，那两位青衫仁兄也已失魂落魄般的又往回跑了上来，两人俱是一样的惊悚震恐之色，后面那个舌头打着结在叫道：“天爷，大哥……司卫还派我们去……去查看……看‘流马队’的战……况如何……就这阵……阵子……‘流马队’已横尸遍……地，一……一个不剩啦……”

踉跄前奔的一个也抖索的道：“瞧瞧那一片尸骸……我的腿也软了，骨也酥了……妈啊，就算是修罗场吧，怕也不比那个场面更惨……”

后面的仁兄急惶的叫道：“二贵……你……你慢点走，我这里业已跟不上啦……不知怎的，心里越急越慌，就越发周身疲软使不上劲，腿肚子都像在打转……”

叫二贵的汉子脸孔腊黄的嚷道：“别叫，你别叫呀……说不准摆平‘流马队’的那些对头还在附近，若吃他们看见，你我尚有命么？他们既能将‘流马队’全军残杀，来宰我们岂不更像宰只鸡样的轻松？”

另一位仁兄哆嗦着道：“你这一说，我两条腿更似抽了筋，连……汗毛全竖了起来……”

那二贵歇了歇腿，惊恐四顾，边寒瑟瑟的道：“我的皇天，‘勿回岛’那边虽说是些残兵败将，却仍有凭强的力量，一阵接一阵的拼杀下来，我们逼是将他们逼退一隅了，自己却伤亡累累，灾情惨重，大大的得不偿失，他们像是不知道流血断命是什么滋味一样，一个劲的非干硬抗，就这一路推进，也已似洒了一路的血，每一寸地面全是用尸骨铺叠上去的……”

他的这位伙计心悸的道：“可不是……大司卫犹派我们来看看，‘流马队’攻扑的情形如何，并传令叫他们尽快往里会合夹击，眼下还会合夹击个鸟？‘流马队’连山坡也没扑上来便死了那一地，半个活人不剩，他们素来勇猛强悍，到了这里却也像全变成腊捏的一样，碰碰就碎净了，连曾老大也没落个全尸，惨……”

抹了把汗，这二贵道：“别说了，快回去传报一声吧，看情形，我们今天便是要胜，也将胜得灰头土脸了……”

两位仁兄急匆匆的，便往坡上爬，他们却做梦也没想到，就在刚刚迈出几步的当儿，一道半亮月形的闪亮蓝弧也已啸叫着凌空暴现——死亡还没有他们预期的恐怖，这道光彩宛似一汪澄碧的湖水，而湖水迅速扩展，无边无际也似将他们淹围，两颗人头滴溜溜飞上半空，又滴溜溜的坠向坡下！

卫浪云洒掉“旋头铡”上沾染的鲜血，将之别回腰间，低沉的道：“听这两个家伙所言，总掌旗我们的形势大极更不利了！”

古独航提着气道：“不过‘六顺楼’方面像是牺牲也极惨

重……”

点点头，卫浪云道：“他们应该付出这样的代价，但我们也得多多少少的陪衬上点，如今，我们可是赔不起啊……”

古独航道：“我们去吧——。”

当他们蹒跚的彼此挽扶着上了坡顶，眼前的景像已不禁令他们暗自心惊震撼——‘翠竹轩’之前，田寿长、舒沧、杨宗、段凡、金泗五个人背对背的环立，只有他们孤伶伶的五个人，除了坐在地下被斩去一条左臂的包不同之外，其他连一个手下人也没有了，远远近近，全是狼藉横竖的尸体，全是斑斑的血迹与残断的肢体，四周，则密密围满了“六顺楼”的人马，数目约在一百二三十名左右，“金钢断掌”谷宣，率领着一名“五道金”的好手，两名“两道金”的好手，及那身为“一道金”的赵光扬几人挺立于前。另一边，是一个精疲枯干，身着大红袍的老头子，以及一个玉面白衫的年青秀士，一个容颜妖娆，眼波如水的女子共三人，就这样，双方方便相互僵持在那里。

那身着大红袍的老头子，在他那张腊黄焦皱有如风干枯皮也似的面孔上，却偏生一双精光如电的大眼，更怪异的，却是他每只眼睛里全嵌着两粒黑瞳，睁瞤之间神彩耀耀，那一股凌厉冷锐的寒气，令人不敢逼视！

在那长得唇红齿白，剑眉星目的白衫秀士傍之，立着的那个穿着湖绿袄裤，发束绿色丝巾的女子，模样美是美了，俏是俏了，却就那双眼睛生得太媚太妖，宛似老含着那么一汪水波，膘过来溜过去，瞧人一眼，端的蚀骨销魂，叫人心旌摇荡，痒痒的能酥麻到骨缝子里去……

不错，红袍老者乃是“三羊山”的巨枭“四瞳叟”鲍子

言，白衫秀士是他的首席臂助“白鹤”官晴，那又俏又骚的娘儿，则是“玉凤”李蓉了！

背对环立的田寿长他们，除了田寿长没有受到什么创伤之外，舒沧的左腿由膝至踵，裂开了一条尺半长的血口子，皮肉卷翻，深可见骨，他的右眉梢直到耳垂部份也血淋淋的呈现一道伤痕，杨宗肩头插着一柄金把子弯矛形的暗器，现在仍示拔掉，段凡则额头泛着一块乌紫浮肿，金泗比较好，只是虎口裂了点而已，但是，坐在地下面容扭曲的包不同，却几乎痛苦得将上排牙咬进了下唇之内，他的左臂自肘切断，虽经草草包扎，却仍然无济于是，殷红的鲜血，依然一滴一滴不停的往下滴落……

“勿回岛”这边，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，“花子帮”的两位“红包袱”长老童吉童祥兄弟却不见踪影，而“六顺楼”那面，也少了一个“五道金”的好手，一名“一道金”的人物，甚至连鲍子言的另一得力手下“红鹤”叶清都没看见。当然，不管他们为何不在场，却无可讳言的凶多吉少了！

双方的残存力量，在眼前来比较，显然“勿回岛”这边是要弱了一点，六个人中倒有五位带了轻重不同的创伤，尤其是“青竿子”包不同，等于成了残废，便再加上卫浪云与古独航吧，两人的体力精气也是在十亭中消耗了六亭还多了……

这时——

容身隐蔽之处的卫浪云与古独航尚未决定待如何行动，气焰高张的谷宣已敲钹也似的大叫道：“田寿长，尔等已成瓮中之鳖，笼中之兽，还不快快弃刀就缚，却非要等到血流命丧才肯心甘？”

田寿长呛哑的狂笑：“别在那里闭着眼睛瞎唱你娘的独脚戏，爷们拼到如今可现了半点不好味给你们看过？既是‘瓮中之鳖’‘笼中之兽’了，你们便正好扑过来抓活的呀，谷宣，试试爷们能否啃断你们的狗头子！”

咆哮一声，谷宣红着眼睛叫道：“姓田的，你们死在临头，犹待负隅顽抗？你自己看看，你们也已伤亡殆尽，溃不成军，根本已毫无取胜之望，现在降服，尚能保个全尸，再过一刻，只怕乱刀之下便无所残留了！”

怪眼一翻，田寿长道：“少罗嗦，无所残留便无所残留，我们不在乎，你还替我们担的那门子心？！”

谷宣大吼道：“田寿长，你真要继续这无益挣扎？”

嘿嘿笑了，田寿长道：“爷们至少能捞回本来，怎么说‘无益挣扎’？”

在谷宣身边，那名“五道金”的大块头愤怒的道：“大司卫，请下令将这干败兵残将悉数格杀！”

谷宣脸色张赤，厉声道：“田寿长，你可得把情势看明白，再火拼下去你们是半条命也活不出来，我不妨再给你点优待，你们现在投降，我可暂且不杀，押回去之后由本楼大楼主裁决，说不定你们还有活命的希望，我告诉你——”

田寿长吊着眉毛道：“盛情心领了，谷宣，我们宁肯战死，也不甘由你们押回去期盼那种羞耻的苟存，人么，总有死的一天，如若灰头土脸的活，还不如硬着骨头死，这就是那点‘气节’，你懂不？”

气极反笑，谷宣道：“看样子，你们是打定主意全要豁上老命了？”

用力点头，田寿长道：“从开始到现在，这个主意便一直

没变过!”

猛一咬牙，谷宣吼道：“田老鬼，世上有一种人应该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，那种人就像你这老王八蛋!”

田寿长冷冷的道：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一条粗狂的野生狗，一头只懂呲牙咧嘴的人猿罢了，你还能强到那儿去？”

冷峻又阴森的，“四瞳叟”鲍子言开了口：“谷兄，与他多言何益？早早收拾了才是正经!”

一直沉默着的“青龙冠”杨宗忽然沉沉的道：“鲍子言，这一阵，我们两人可得搭上命弄个清楚!”

双目四瞳寒光熠熠，鲍子言凛烈的道：“欢迎之极，杨宗，我的手下叶清给了你一柄‘金蛇矛’，你却取了他性命，这笔帐，我们正要好好结算!”

杨宗冷酷的道：“你自我背后抽冷子暗袭我，幸而被我们的长老金泗截下，只凭你这恶毒又卑鄙的心肠，鲍子言，你已须付出代价了!”

金泗大声道：“姓鲍的，你那劳什子‘鬼头拐’震裂了我的虎口，我十分希望再尝试一次，看看你是否一直具有这样的力道?”

冷凄凄的一笑，鲍子言道：“你两个便是并肩子一起上，我皱皱眉头就不算‘三羊山’的‘四瞳叟’!”

“仙人仗”金泗暴吼道：“跨口老匹夫，你算老几？‘花子帮’的‘红色袂’长老却并非被人唬着创名立万的!”

鲍子言轻蔑的道：“鲍子言自来便不信你们这个邪，一群偷鸡摸狗的蓬首鹑衣之徒，又能成得了什么气候?”

霹雳般怒喝，舒沧怪叫道：“你娘的狗臭屁，你个走偏门，行黑道的老强徒又有什么不得了?”

四瞳一闪，鲍子言阴沉的道：“舒沧，我不会将你的爪牙放在眼里，便也不会将你这一无是处的‘花子头’放在眼里，不论是混仗群殴，单挑独斗，我可以随你选择！”

舒沧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你马上就有这机会了，鲍子言，我们包不叫你失望就是！”

此刻，谷宣大声道：“田寿长，我们的盟友‘流马队’自山左卷入，你的侄儿卫浪云早去抵挡，但是如今安在？显然他已在‘流马队’的刀林锤雨里和古独航等完全丧命，你们‘勿回岛’至今精英尽失，元气大伤，你还不即时投降，便必定与他们一同走上灭绝之途！”

哼了哼田寿长道：“不见得吧？”

谷宣得意洋洋的道：“我可以明告于你，田寿长，因为你不明白‘流马队’的厉害。他们是一支强大又精壮的力量，在‘黑煞君’曾广率领之下，‘流马队’的五十余名弟兄俱乃一时之选，个个武功高强，人人勇猛骠悍，这是一批合群之力的雄浑表现，‘流马队’所经之处，宛如狂飚扫荡，怒浪卷扬，所向披靡，莫说只有卫浪云那几个人，便是加上你们全部只怕也挡不住‘流马队’的冲激，他们乃‘六顺楼’的得力臂助，更是‘六顺楼’最可靠的盟帮，田寿长在此股精萃的压迫下，你们尚有什么希望？”

田寿长慢慢的道：“我不相信卫浪云和古独航他们已遭‘流马队’的杀害——纵然‘流马队’真有你所说的那样厉害……”

谷宣大吼道：“如若不信，他们今在何处？”

田寿长平静的道：“设若‘流马队’确是难有敌手，所向披靡，然则，现在又在何处？”

窒了一窒，谷宣咆哮道：“我敢断言，‘流马队’即将高举斩杀之头呼啸而来！”

撇撇唇角，田寿长：“我也敢断言，我的侄儿与古独航亦将横扫流寇之后昂昂而返！”

于是——

卫浪云挟着古独航适时现身，他涩涩的提高了嗓门道：“二叔，你说对了，奇怪，你老总是对的……”

“勿回岛”方面的各人立即爆起一片欢笑，田寿长振奋又欣慰的大叫道：“浪云，你古老弟安好么？”

卫浪云无力的笑笑，道：“还好，二叔，比起‘流马队’的各位来，我们已算是太好了。”

呵呵大笑，田寿长道：“好，好‘勿回岛’的凛然之气，全叫你们淋漓尽致的发挥无余了！”

“六顺楼”的人马立即响起了一牙哗叫声与不安的骚动声，谷宣愤怒的叱喝压制之后，侧耳倾听，暴跳如雷，道：“卫浪云，‘流马队’呢？”

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朝后一点，卫浪云疲倦的道：“在那里。”

谷宣怪叫道：“在那里？那里？”

卫浪云淡淡的道：“山坡上下，好一大片，不幸的是——全躺着了！”

猛的一震，谷宣脱口道：“你是说——全死了？”

卫浪云道：“怕是这个意思，此时此地此景，该不适宜睡觉，对不对？”

顿时面色紫中泛青，谷宣嘶厉的大喊道：“谎言——我不相信！”

吁了口气，卫浪云道：“信与不信，非关我事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回来了，他们却一个不见，为什么不见？总该有个理由吧？‘流马队’如你所言，是那样的‘个个武功高强’‘人人勇猛骠悍’，行动之间，宛如‘狂飚扫荡’‘怒浪卷扬’，既然这等‘所向披靡’法，如果他们打赢了仗，至今尚不乘胜迫进，又会到那里去瘟着呢？谷大司卫，你何妨说个道理听听？”

古独航也低哑的道：“而我们活着回来了，又是什么原因？”

那边，田寿长大笑道：“这个原因还不简单，只因你们胜了，他们败了，你们活着，他们死了，呵呵呵……”

两边的“太阳穴”“突”“突”急跳，额际青筋暴浮，连冷汗已沁了出来，谷宣切着齿道：“不……这不可能……这绝对不可能……”

卫浪云缓缓的道：“另外，你派去查探战况的两个手下，也被我们一并收拾了，两颗人头早滚落坡下和‘流马队’的狼藉遗尸凑在一道。”

谷宣喘息急促的道：“你，你胡说，胡说！”

卫浪云悠然道：“这才像你讲过的话——‘事实胜于雄辩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谷宣，我们不会邪法，难道能将‘流马队’五十一具尸体变没了？”

又是心脏一抽，谷宣汗毛全竖的问道：“什么？五十一具尸体？连曾广也——也完了？”

卫浪云冷冷的道：“否则，那来五十一具人尸？”

顿了顿，他又道：“只不过，曾广的尸首恐怕得费些功夫才凑得成一堆！”

狂吼一声，谷宣大叫道：“我活劈了你这小王八羔子！”

森冷的，鲍子言道：“谷兄，沉住气，稍安毋躁，我们不可自乱了阵脚。无论‘流马队’是否如他们所言全军尽墨，现今的情势，对他们仍然不利！”

自齿缝中“啞”“啞”出气，谷宣尽量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，他一个子一个子的道：“子言兄，我们要将他们刀刀诛绝，才算不留——”

鲍子言阴恻恻的道：“很好，我也是这个主张。”

一边的“白鹤”官晴语声平静的道：“头儿，田寿长等六人在包围圈之内，卫浪云和古独航两个于圈之外，我们便正好居中间将他双方隔断，动手之际，我们分头围杀，不令他双方会合，必可减少他们联手之力！”

“白鹤”官晴此人，容貌堂皇，一表人才，自外表看去，一付儒雅俊逸的模样，然而，骨子里他却是一个阴毒又残酷的暴虐变态者，尤其是极端的冷静机智，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冲动、不毛躁，每每于神色和煦中杀人，在恬默言笑间夺命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恐怖人物，鲍子言创江山、打码头，赖助于官晴者极多，他也是鲍子言最器重，依为肱股又视为传人的得意臂助！

连连颌首，鲍子言道：“阿晴，你的看法很对，我们便照你说的这样做。”

“玉凤”李蓉咯咯笑道：“晴哥的主意自来便不会错的，头儿，方才他在那么急切的时机里，犹想出了那个新鲜法儿，由头儿你敌住杨宗、金泗，叶老二对付段凡，晴哥与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收拾了那七名脏兮兮的小花子，然后我俩便渗到前面以一位可怜的‘一道金’朋友生命为饵，诱使那童家兄弟追杀过来，猝以‘天罗网’罩住了那两位该死的‘长